

Rural doctors

乡村医生

卡夫卡短篇小说集

[奥]卡夫卡◎著

央金◎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

THE ESSENTIAL KAFKA
COLLECTION

乡村医生

卡夫卡短篇小说集

[奥]卡夫卡◎著 央金◎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医生:卡夫卡短篇小说集/(奥)卡夫卡著;央金译.——北京: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2016.6

ISBN 978-7-5699-0933-3

I. ①乡… II. ①卡… ②央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奥地利-现代
IV. ①I5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1487号

新业文学经典丛书

乡村医生:卡夫卡短篇小说集

著者| [奥]卡夫卡

译者| 央金

出版人| 杨红卫

选题策划| 黎雨

责任编辑| 胡俊生

装帧设计| 张子墨

责任印制| 刘银

营销推广| 新业文化

出版发行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 编: 100101 电 话: 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|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|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| 8.25

字 数| 180千字

版 次|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| ISBN 978-7-5699-0933-3

定 价| 32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考试 / 1
- 桥 / 4
- 钦差 / 6
- 决定 / 8
- 大噪音 / 10
- 女歌手约瑟芬和耗子民族 / 12
- 乘客 / 36
- 拒绝 / 38
- 鸢 / 40
- 洞穴 / 42
- 骑手的沉思 / 90
- 苦难的开始 / 92
- 大路上的小孩 / 96

- 十一个儿子 / 103
视察矿井的先生们 / 111
煤桶骑士 / 115
中国长城的建造 / 120
夫妇 / 137
不幸 / 144
亚洲胡狼和阿拉伯人 / 151
家父之忧 / 158
欺骗农民的人 / 161
城徽 / 165
兄弟谋杀案 / 167
致科学院的报告 / 171
猎人格拉库斯 / 186
乡村医生 / 194
小女人 / 204
和醉汉的对话 / 215
隔壁 / 221
舵手 / 224
归乡 / 226
法律门前 / 228
回家的路上 / 231
敲门 / 233
判决 / 236

考试

我是个仆人，但是没什么活可以让我干。我胆子小，不愿出风头，甚至从未和别人争过高低，当然，这也只是我无所事事的一个原因，又或许，这根本与我无所事事无甚关系。说到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我从未被叫去听差，其他仆人都被叫过，我知道他们都不曾像我这样一心想去做事，也许他们连被叫去做事的愿望也从未有过，而我有这种愿望而且在不少时候还是十分强烈和迫切的。

在很多日子里，我就这样躺在仆人房间的木板床上，望着头顶上面的房梁，睡着了，醒过来，然后又睡着了。偶尔

我就去那边的酒馆，酒馆里卖的是一种酸啤酒。很多时候，我厌恶得真想把那杯酒倒掉，不过最后我还死又把它灌进了肚子。

实话说，我很喜欢坐在那家小酒馆里，因为躲在那扇紧闭的小窗子后面，我可以观望对面我居住的那栋房子的窗户，而且也不会有人发现。从那里看临街的一面其实也看不到多少东西，我猜测，能看到的大约只是走廊的窗户吧，而且那条走廊还不是通往主人房间的。不过我也不能保证我的猜测一定正确，可能我也会弄错的。有那么个人，我也没问他，他曾一口咬定说我没弄错，而那栋房子的正面给人的总体印象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。那些窗户多数时间都是关着的，很少被打开。如果某一天窗户打开了，那一定是某个仆人干的，随后他也许还会趴在窗台上往下看上一会儿。如此说来，那应该是一条不会被人抓住的走廊，至少对那个打开窗子的仆人而言是的。另外，我也不认识那些仆人，因为总在那上面做事的仆人是睡在另外的地方的，不是我住的那个房间。

有一天，当我来到酒馆时，我的观察位上已经坐着一位客人。我没敢仔细往那边瞧，一进门就想转身离去。可那位客人把我叫了过去。看样子他也是个仆人，我可能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他，不过从未和他说过话。

“你干吗要走？过来坐，喝点什么！我付钱。”于是我就坐下了。他问了我几个问题，但我却答不上来，我连问题都没听明白。因此我说：“大概你现在后悔请我喝酒了，那我就走了。”说着我就想站起来，但他隔着桌子伸出手按住我说：“别走，这只是一次考试。谁回答不了这些问题，谁就算通过了考试。”

桥

我是僵硬的、冰冷的。我是一座桥，在一道深渊之上横卧。一头扎进泥土的是我的足尖，一头是我的手，我的牙齿死死咬住那正在碎裂的黏土。我上衣的下摆随着风飘向我的两侧。深渊里的那条冷森森的福雷伦河发出阵阵嘶吼。从没有一个旅游者曾迷路来到过这里，这是一座行步艰难的山，而这座桥在各种地图上都未曾标出过。——我就这样卧着，等着，我能做的只有等待。一座桥一旦建造完成，只要不坍塌，就依然是座桥。

那是一个傍晚时分——是第一个还是第一千个傍晚，我

已经不记得了——我的思绪总是乱糟糟的，它总在一个地方兜圈子。我只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时分，小河里的流水声比现在更加低沉，这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的脚步声！他朝我走来，是在朝我走来。——将你的四肢伸展开吧，桥，站立起来；没有扶手的梁木，请你挡住那位托付给你的人。快悄悄打消他脚步中的疑虑，可他还在犹豫，好吧，那就让他认识认识你，学着山神的样子把他扔到岸边吧。

男人来了，用他那根手杖的铁尖头敲打着我，然后用它撩起我上衣的下摆，将它们理好放在我身上。他把手杖的尖头一下戳进我的浓发之中，并且在里面停留了很久，仿佛是为了让它疯疯癫癫地四下里张望。就在我正要梦想跟随着他的脚步越过高山和山谷时，他却双脚一蹦，跳到了我身子的中央。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，我毫无准备，剧烈的疼痛令我浑身战栗。这是谁？是个孩子？是个梦？是个拦路抢劫的强盗？是个寻短见的人？是个诱惑者？还是个毁灭者？我转过身去看他。——是桥在转身！只是，还没等我转过身来，我已经坍塌。是的，我在坍塌，我已破裂，之前一直在湍急的水流中静静地凝视着我的，那些尖利的卵石刺穿了我的胸膛。

钦差

你，一个孤单单的、可怜的仆人，渺小的影子在皇帝这轮太阳前被甩出老远。这个所谓的皇帝已经病入膏肓，病榻上的他还特意给你传来一个旨意。于是，他让钦差跪在他的病榻前，对着钦差的耳朵小声地传授了圣旨。这是一道对皇帝来说至关重要的圣旨，所以，他说完之后又让钦差对着他的耳朵复述了一遍。然后，他点点头，以此表达一字不差。所有阻拦道路的屋墙都已被拆除干净，在硕大无比的台阶上，帝国的大臣们恭立在周围，他们是来探望皇帝的龙体的，而皇帝就是当着这些大臣们的面，打发钦差上路的。

随即，钦差出发了。

钦差身体健壮，一副从不知疲倦为何物的模样，只见他两只胳膊交替着拨开人群，力大势沉地开出一条道路。如果遭遇抵抗，他就亮出胸前的太阳标志，于是便畅通无阻了，那种气势简直无法比喻。只是人群浩瀚如海，漫无边际，房屋也一望无边。假如遇到一块空地，他恨不得自己长了翅膀好飞起来，紧接着你可能就听到他的双拳在猛打你的家门。当然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他虽然不停地左冲右突，却怎么也冲不出内宫房屋的包围。

自然，他也决不会冲破它们的包围，即便冲出去，也一无所获。他必须冲下台阶，可即使成功，也将徒劳无获。冲下台阶，他还得穿越那些庭院，庭院之后还有两道皇宫包围，然后又是台阶、庭院以及皇宫，如此循环开来，以至千年。就算他冲出最后一道门槛——这简直就是妄想，永远不能实现——还有皇城横挡在他的眼前。这座皇城是世界的中心，沉渣堆积如山。从来没有谁能够越过这个地方，更不要说还是一个带着死人旨意的人。——然而，你，孤孤单单的你，却凝坐窗前，在暮色中期许着那道圣旨的降临。

决定

要解脱痛苦，那就必须消除紧张，做一下放松类的活动。我决定离开安乐椅，虽然这个决定使我挣扎，我围着桌子跑步，活动着头部和脖子，一双眼睛注视着炉火，让眼睛周围的肌肉进入绷紧状态。我得承认，我是违心地做着这一切。倘若他要到来，我一定极其热情地向他招呼；我会友好地容忍他在我的房间里；我会不顾自己的劳累和痛苦，他唠叨什么，我都长叹着去接受。

即使这样，因为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，而且每个错误都可能使得整个事情中断，无论大小事情都要中断，于是

我不得不在圈子里退着走。

也是这个原因，当糟糕的人有所表现时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办法是容忍这一切。如果他们觉得还可以继续表演，那么就引导他们继续进一步的表演。然后再给他们以白眼，而且这样做并不会感到后悔。总之一句话：只要是生活中的鬼怪，那就要把它捏扁，也就是说，要增加生活中的安静，除安静以外，其他的，就不要让它产生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如果想要做一个最有特点的动作，那就用你的小指在眉毛上画上一道吧。

大噪音

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就像置身在整个公寓里的噪音的总部。我听到所有的门都在啪啪作响——当然，我之所以没说那些人在门之间跑来跑去的脚步声，只不过是因为门的噪音把这些声音给淹没掉了——厨房里关灶门的响声也听得真真切切。

父亲打开了我的房门，穿着一件已经拖到地上的晨服穿过我的房间，于是，隔壁房间里就响起了从炉里扒灰的声音。

法莉穿过前厅，一字一顿地喊着问，父亲的帽子是不是

已刷好。真希望能听到轻轻的嘘嘘声，然而，另一个的回答声却是更加提高了嗓门的叫喊。于是，房门又响了起来，就像患了伤风感冒的嗓子，它最开始是随着女声演唱而打开，最后又随着一声沉闷的男人的撞击声而关上，那猛地一关的声音听上去简直肆无忌惮到了极点。

父亲走了，现在轮到两只金丝雀了，他们带来的是一种更轻柔、更分散、也更绝望的噪音。从前我就想到——此刻金丝雀的声音又重新唤起了我的回忆——也许我不该将门开一条小缝，就像一条蛇似的慢慢地爬到隔壁房间，并趴在地上请求我的姐妹和她们的保姆能安静些。

女歌手约瑟芬和耗子民族

我们的女歌手名叫约瑟芬。可以说，如果谁没有听过她的歌声，那么谁就感受不到歌唱艺术的魅力。但凡听过她演唱的人，没有谁不被她的歌声所吸引。这一点，尤其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，因为我们这一代，整个一代，都不喜欢音乐。宁静平和可以称得上是我们最喜欢的音乐了。我们这一代人，生活得很艰难，就算有朝一日我们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忧愁，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就像音乐所能达到的境地，因为它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遥远了。不过我们却不会对此有过多的抱怨，我们还不曾走得那样远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某种务实的聪明，而这一点，恰恰也是我们最大的优点。